

刘雅茹 / 著

竹林七贤



一部好看而精彩的人文历史，揭示了
中国历史上——

最独特的改朝换代；最惨痛的人性挣扎；最神秘超脱的哲学；
最另类最风流的那一群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竹林七贤

刘雅茹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七贤 / 刘雅茹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39-5769-7

I. ①竹… II. ①刘… III. ①竹林七贤—生平事迹 ②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25.6 ②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092号

竹林七贤

著 者 刘雅茹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769-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1	题记
2	引子：“由性”的竹林
9	第一篇 “天才父子”文学家
11	焚山求俊才
13	一位“由性”的君王
16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
21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正始”
23	阴差阳错的“第一次”
25	失落中的“正始之音”
28	“第一位”风流名士
32	一场关于“音乐”的争论
36	山阳：最闪光的相遇
47	一个时代的风景：竹林之游
51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
53	第二轮的角逐
56	广武山顶的呐喊
60	“惊艳”洛阳
72	“八卦”姻缘
78	思想的盛世：再注经典

83	第四篇 黑云城下，谁人知风冷
85	初识“小顽童”
89	山雨欲来
91	荆州，并州乎
93	来生莫如作浮萍
97	阴云下的盛会
105	第五篇 血雨凄风高平陵
107	细读“高平陵”
118	无以逃避的碰撞
124	《庄子》的“发现”
142	临难不辱真名士
149	第六篇 来日新朝作家门
151	人自有志岂堪夺
154	无以进退的封侯
157	那一晚的首阳山
161	高洁不识小人心
164	“真人”的预言
167	临终的艰忍
170	少年天子的悲情
174	偶来拂衣情难测
177	从此后，人为刀俎
181	第七篇 聚散无情，心曲不终
184	饮酒刘公荣
186	礼岂为吾辈设
188	大隐隐于朝
190	民族融合的“先驱”
192	天为栋，屋为衣
195	大将军的“呵护”

197	任诞的“孝道”
200	我有青眼自识君
202	绵绣诗章寄真情
217	第八篇 浩浩天下，皇帝新装
219	最终的“定位”
221	遗世仙风可为师
225	长啸复长啸
228	虱子和神仙
232	谋略谁堪较
236	无可置疑的“天下”
240	最后一日的光华
243	弑君者，名正言顺
249	第九篇 别来堪忆，广陵绝响
251	正中下怀的“大作”
253	知吾友，痛吾心
256	非汤武，薄周孔
262	奈何仙英以“俊”伤
265	欲加之罪莫须有
270	广陵绝响
274	血痕的背后
277	寄命于寸阴
281	第十篇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
283	最后的“神笔”
286	机谋散尽，共赴来生
290	我心世道中
296	后记

题记

他们是历史上最“另类”的一群人。他们饮酒服药，散发裸衣；他们不事权臣，鄙薄圣贤；他们寻仙访幽，吟啸山阿；他们放浪形骸，琴瑟为友……他们第一次大声地喊出：人要为了自己活着，而不是圣人！于是在这群另类的“叛逆者”身后，那个中国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的时代，终于拉开了帷幕。

竹林七贤，他们是魏晋风流的先驱者。就像有的学者所说：魏晋风流，那是中国的人文觉醒。然而为了这“觉醒”，他们像所有的先驱者一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历史上一对永远也纠缠不清的矛盾——文人的风骨和政治的严酷，就在这里，发生了最惨痛的撞击。

这是一部精彩的人文历史。集思想性、故事性、文学性于一身。以竹林七贤的人生为切入点，由轻松趣味的故事开始，生动地讲叙了那个历史上极特殊的时期——“魏晋禅代”的整个历程，揭示出在这历程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中国文人们，他们和严酷的政治曾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撞击。他们曾经怎样在那桎梏之下，张扬起人性的千古风流。

引子

『由性』的竹林

——一个中国竹林的生态与人文景观——

王宗荃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说起“竹林七贤”，也许不少朋友都听过他们的名字，那些极有个性的故事，也早被人们传说了好久。这真是历史上最“由性”的一群人，别说是古时候，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绝对的“另类”——但是，就是这一群“另类”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却是魏晋那个时代里最引人注目的几颗亮星。

在竹林中，他们一边无所顾忌地饮酒，一边引领了整个时代的文学；一边放任性情地吟诗，一边成就了思想史上更高层次的突破；一边无视尊卑地开着玩笑，一边就倾倒了当时甚至后世几千年的后来人……当权的个个都想把他们召至麾下，好让自己脸上增光；求学的人人都想见他们的庐山真面，如能求得几句箴言，就是一辈子的夸耀。

人们说，他们是任性放诞、与众不同的人，但是，人们又说，只有他们才是当世真正的“大贤”。“任性放诞”——也就是“由性”，居然还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大贤”，并且被后世仰望一千多年，也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了……我们不妨先来回味一下，他们每一位，都曾有过哪些“由性”得不同凡响的故事：

◎ 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古都洛阳东市。广场边围满了人，有很多老百姓，还有文人士子们，他们都是来观看行刑的。将要被杀的，是一位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子，尽管囚衣很凌乱，发髻也都散落着，但仍然掩盖不住他俊拔的身姿、帅得仿佛神仙一般的相貌。刽子手取出又宽又厚的屠刀，人群里发出一片惊叹，甚至还有哭声。但这位男子十分平静，他抬起头看看日影，发现还有最后的时间，就向监刑官要来一张五弦琴。他端正坐好，神色淡然地弹起一支曲子来。直到琴声袅袅止歇，人们才听到他的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

看了故事的开头，也许有的朋友就会说：“这是嵇康啊！嵇康这直视死亡而面不改色的气度，那是魏晋风度的典范！”不错，这第一位正是嵇康。这里把嵇康排在第一，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他的玄学思想，更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是“竹林

七贤”里真的把不向世俗屈服的“由性”进行到底的一个。所以“竹林七贤”这第一位，是非“广陵绝响”的嵇康莫属了。

◎ 一次真是很平常的葬礼，对老百姓来说，生老病死不管多么残酷，但实在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家常便饭。死者也是再平常不过，一个当兵人家的女儿。像这样的事，大概在那时候，天天发生不知多少回，即便最底层的穷苦人，也不会被弄得心里不安。但是，在简陋的葬礼就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出身高门的“贵人”突然跑进了灵堂，自顾自地伏在灵前痛哭了一场。主人看了又看，居然发现这“贵人”自己并不认识。于是主人无论如何把他拦住，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终于，这位“贵人”回答说：虽然从来没见过死去的姑娘，但早听说她有品貌还有才智，像这样值得欣赏的女子，这么早去世，难道不让人心里悲伤吗？主人怔怔地站着，说不出一句话……

这就是阮籍。“闻美人歿而吊之”——其实他哭得很简单，只是为了一个传说中的美好生命的离去，剩下的什么也没有。大概千古以来，这就是“由性”的最高档次了，这么干干净净、坦坦荡荡。

◎ 古代当官的人，有一多半都不会是清官，也许这个比例有点过，但行贿受贿的肯定绝不在少数。那么怎么对待贿赂，也几乎是所有官员都要碰到的考验。有一个常年贪赃枉法的县令，为了保住自己小小的饭碗，并获得更好的名声，每有事由，就一定要去向上官送礼。当他把各个衙门都拜过，最后就把一百斤上等的丝送到当朝吏部郎的府上。吏部郎没有拒绝他，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收了礼，拒绝他会让自己被官员们孤立。他客客气气地收下来，但等县令走后，就原封不动地把“礼物”陈列在房梁上，再也没有去理会。后来县令贪污行贿的事败露了，这位吏部郎就爬上房去，取下当年的“礼物”，交到了有司。人们一看，那上面已经积了厚厚的尘土，轻轻掸开，从前的封印一点都没有被动过……

这位“吏部郎”就是山涛，后来他的官做得很大。有人说，“竹

林七贤”里的山涛，跟嵇康、阮籍他们不一样，山涛没有他们那么“由性”，他还是很喜欢做官的。这也许真是山涛的志向。他虽然没有像嵇康、阮籍那样成为竹林中的“精神领袖”，但却更像是一个厚道的长者。在竹林里，他是被他们尊重的朋友；而走出竹林，他却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官员。

◎ 一个书生，看去就那么清秀，因为整个人都好像被书卷气浸透了，还显得有点单纯。凋落的竹林，当年坐卧的山石仍然还在，圆滑得看不出棱角。但是，那些朋友们呢？一个也没有了。甚至他自己，如今也只能做个过客。他站着站着，眼泪就慢慢地掉下来……他提起笔，在凄冷的风里写道：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于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向秀——关于他这篇《思旧赋》，鲁迅先生曾做过剖析，大意为：向子期（向秀，字子期）悼念竹林亡友，不过说了数语，好像刚开了个头，就结尾了，可见有很多话，因为惧怕司马昭，他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啊。向秀的确是“不敢写”，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如果说嵇康是名士们的标杆，阮籍是位了不起的诗人，那么向秀就更像是个学者，而且专搞哲学研究。他年轻、俊秀，为了学问无论和谁争起来都毫不让步。一个始终都干干净净的书生，有点知识分子的软弱，好像也在情理之中了。

◎ 一架鹿车远远地行来，一个相貌丑陋、衣衫不整的人歪歪斜斜地坐在上面，手里还抱着一只酒坛。他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继续痛饮不停。这怪异的举止吸引来一大群人跟着看，但等到看清他是谁，人们却没了兴致，纷纷说：嗨，是他呀！天天醉成这样也不会是别人啦！大家哄笑着散去，也不跟随了。这人却毫不在意，美美地喝下一口酒，然后吩咐车后扛着铁锹的仆人：如果我醉死在路上，你就地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啦！说完再不理睬。仆人唯唯答应，却

怔怔地想，难道，真的连祖坟都不要了吗……

“死便埋我”，这就是“酒仙”刘伶。不知他最后是不是真的醉死的，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就地掩埋了，但“酒”是刘伶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却是无疑了，就像他自己说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现在河北省还真出产一种酒，销量也很不错，名字就叫“刘伶醉”，还是几百年的老品牌。他老人家要是地下有知，也会高兴得不得了。别的先不论，自己这“以酒为名”的宏愿，可是真的实现了。

◎ 一条路的两边原本住着一个家族，后来因为住在北方的人都遵守礼法，听朝廷的话，又知道积聚钱财，日子就越过越好；路南的人都讨厌礼法，更不愿听朝廷的话，有了点钱就买酒喝，到处游玩，于是日子越过越穷。一天，正有大好的太阳。路北的富人们就趁着阳光晒起衣服来。过路的人一看，真是绫罗绸缎，应有尽有啊，都忍不住地羡慕。然后，又两边看看，奇怪地耳语：为什么同是一家人，北边晾这么多好衣服，南边却什么也没有呢？路南有个少年，正极感兴趣地托着下巴看这些人，他心里一动，就想出了个好玩的主意。然后二话没说，跑回家找出两条类似破裤子的东西，挑起竹竿，堂而皇之地挂了起来。行人们奇怪地跑来问他：人家挂出那么好的衣服，你为什么挂这个呢？少年一笑说：他们既然这么“俗”，那我也不能免“俗”了，咱也挂个东西出来让他们瞧瞧！行人莫名其妙地怔在那儿，少年却得意地哈哈大笑，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大家族就是阮籍家。当然，阮籍是属于路南穷人这边的。这个晒破裤子给人家看的少年，是阮籍的侄子阮咸。阮咸是因为阮籍才跑到竹林来的，因为从小就跟着阮籍，一直把这位“由性”得没法再“由性”的叔叔当成楷模，叔侄俩又一向没大没小，所以阮咸小时候干出这样的事，也就没啥可奇怪了。

◎ 这一天，真是难得的竹林诸“贤”大聚会，大家喝酒的喝酒，争论的争论，坐着的，躺着的，真真千姿百态，各领风骚。酒喝得

正酣，一个小孩——说他是小孩，是因为他的年纪的确很小，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这小孩目光闪烁地溜进竹林，一看眼前这群人，真是跟自己家那些当大官的父辈们不一样，让他打心眼里感兴趣。阮籍斜瞟了他一眼，立刻大笑，说：你这个小俗物，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谁知这小孩一点也不惊慌，也不尊敬他们，笑嘻嘻地开口回敬：你们这些人的兴致也忒容易败坏了！

这王戎——还的确是个“小俗物”，阮籍的话也不全都是开玩笑。但无论如何，从小机智又会处事的王戎，还是很招人喜欢的，不然阮籍也不会着了魔似的看中他。不过，王戎跟他们不一样，虽然“由性”是一定要干的，但搞起现实利益来，王戎也毫不含糊。他才不会像嵇康那样，为了“由性”去跟国家最高领导人作对。王戎坦坦荡荡地做了一个“俗物”，一直把官当到了“三公”，他们琅邪王氏家族后来成为“江左第一高门”，王戎可是功不可没的。与其说，他是竹林中的一个“贤者”，还不如说——他就是官场中的一位高手。

说过这些经典故事，我们也不由感叹——果真是一群“由性”的人，也不管是老是少，到底是啥身份。有的学者曾说：从“竹林七贤”开始，魏晋时期的名士们，人人都有一部“放任”史。好像从前的两千多年里，人们是被压抑得太久了，这回终于赶上时机，一定要好好地“由性”一把。

虽然，“放任”的行为并不是从“竹林七贤”最先开始，在他们之前，已经不少人变得“由性”了，但是，“放任”真的形成风气，并且发生重大的、甚至是“质”一般的变化，却肯定要从“竹林七贤”这儿算起了。

正是他们，第一次为“放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让老庄思想和每一个人的生存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正是他们，为那些生活在乱世当中，内心极其痛苦、几乎没法活下去的正直文人们，指出了一条内心的理想通路。虽然在他们“放任”的背后，都是深深的痛苦，但是他们提出的思想，却成为了后来几百年魏晋文人们的心

灵指引……东晋两位著名的宰相王导和谢安，都是他们的真心推崇者。王导过江以后，谈论的事情很少，但最愿意向人们讲解的，却是嵇康的名作《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谢安听到侄儿谢玄和兄弟们评论“竹林七贤”的优劣，就立刻走上前去，对孩子们说：“七贤”的好坏不是你们能够评价的，先辈们也从来不随意评价他们……

于是，人们把他们称为“大贤”，他们这“放任”，也引领了整整一个时代。于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整个晋朝，这“竹林七贤式”的“由性”，居然已经不再是“另类”，反倒是不那么“由性”的人，却让人们觉得讨厌。宰相们除了料理好国家大事以外，在内心里，却都愿意自己能做个——像“竹林七贤”那样的人。

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最正常的思路来看，这难道不是太不合常理？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行为古怪的人，但这些都最多也就是“另类”，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可为什么偏偏在那时，这种光怪陆离，这种放任由性，居然就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连执政宰相都变成了他们的同党？

就让我们随着历史的线索，去看一看，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背后，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又曾经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至于世界就好像突然改换了面貌。也许，当我们讲述了关于“竹林”的故事，走进这些“另类”的、却让我们尊敬的人们心里，这些疑问也就慢慢地解开了。

第一篇

『天才父子』文学家

阅读小笺：

- ◆ 阮籍的父亲——「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出山，给曹操做记室。
- ◆ 阮瑀早逝，浪漫皇帝曹丕看望小阮籍。阮籍在孤独中长大，信仰儒学，立志报国济民。
- ◆ 魏晋风流的第一代名士——正始名士登上历史舞台。

焚山求俊才

有一个曹操“焚山求才”的故事，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故事的大略是这样：

曹操的堂弟曹洪，听说陈留有位姓阮的名士，很有才华，就想让他到自己的帐下来做官。谁知这位名士说啥也不肯。曹洪一怒之下，竟用起武力，动起刑罚来了。不想阮名士果然硬气，任你威逼利诱，就是不低头。曹洪一看没办法，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曹操。曹操也早听说过这人的名声，心想，这是个高士啊，难道是他看不上曹洪？于是，他亲自派人征召，对人家说，你不愿给曹洪当手下，那就到我这儿来做官（这总可以了吧）。不成想，派去的人很快跑回来禀告，那名士非但没有理会，竟还连夜逃奔山里去了！曹操这下也来了气，立刻派兵围了那座山，四周放起大火，烧也要把他烧出来，就不信这人他弄不到手。当然最后，还是我们无兵无武的文人低了头，乖乖地走出山，不管心里乐意不乐意，还是来到曹操府里，给他当了记室^①。

这位逼得曹操“焚山”才求得的“俊才”，名字叫阮瑀，而他，正是竹林七贤里的大诗人阮籍的父亲。说起竹林七贤，就让我们从阮家的故事来开始吧。

别看阮籍在历史上名声赫赫，又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但他父亲阮瑀，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阮籍名列“竹林七贤”，而阮瑀，早就跻身“建安七子”，虽然文学成就没有儿子高，但在当时的文坛，也是数得着的大才子，是曹操手下的著名“才臣”之一。阮籍后来的成就，跟这个家族基因，恐怕也有很大的关系。

阮家是个士族，而且“家风清正”，世代尊奉儒学，虽然算不上显赫，但在当时，也是属于让人们尊敬的家族了。其实，阮瑀对多少也是“篡逆”的曹家，是并不感兴趣的，他的连夜逃奔山中，那不是

^① 东汉、三国时，王、公、大将军手下掌管章表书记文檄的官员。